

城市生态一流的温榆河公园

小金总搬家,越搬越远。从四环边,搬到五环旁,再搬到五环外六环内。好在有车,就是一脚油的事,我们去了她万科家园的家。在她家待久了,就想出去透透气。她带我们去了车程不过五分钟的一个新公园,大门落地标着“温榆河公园”。我一愣,这个公园好像在哪里看过,一问才知道公园分区有好几处,都叫温榆河公园。

第一次进温榆河公园是在一个春天,那时天刚收了冷,风还呼呼刮着。进了公园,有步道左右可以行走。我们奔着正前方步道走过去,有一桥导引,站在桥上看两旁的水还似乎没有醒来,但是用相机一拍近景,还是比较漂亮。桃树杏树底下的土地还比较干,绿草几乎看不到。远端还有冬小麦圃,绿油油的。树林路上来来往往走动的人比较多,老人小孩都有,大家一边笑一边说话。初春本来有点寂寞冷清,但是公园里已经有了人的生气,各种树也就活了似的。走在空旷的公园里,走得气喘喘,身体微微发汗,被风迎面一吹,倒觉得很有一份爽气,温榆河公园给了我一个好场地。

第二次去温榆河公园是开车导航不小心点了一个地址走错了路,到了另外一个温榆河公园。于是将错就错,车停好,一拨人马走了进去。公园是新的,没有多少人。等我们走了进去,只见公园里有很多科普性质的大型游乐设备。有蒙古包,有过山车,还有适合少儿玩乐的一套设备。大人继续走路,闲看坡上桃花杏花谁开得好,孩子们则要求去玩过山车等项目,各得其所。玩了半天,天都暗淡了,我们的人才找齐,沿着内部道路原路返回,玩了个意外开心。

第三次去温榆河公园的情况更为奇怪。一个周末,我在顺义区首都机场附近的一家4S店维护车辆,前后需要两三个小时,家人等得很不耐烦,说温榆河不远,他们要去公园转转去。我说没有车去,他们说打车去,回头车保养好后,去接他们。这个意见不算过分,我只好好同意。时间来到下午三十四点钟,车子保养好了,我取了车准备去接他们。根据发过来的地图,我在郊区的大地上穿厂房胡同,走野路,走了半天也找不到他们。他们一再说地点就在温榆河公园大门口,可是我就是找不到。就在我有点绝望的时候,我在车里看见傍晚的微光中他们一步一晃地迎面走过来,而脚下所在的位置,根本不是京郊的温榆河公园。见面后,他们强调这就是温榆河公园,于是我自己晕了,温榆河公园何时搬到这里。可是,事实上,他们没有说错,眼前这个偌大的公园还真是温榆河公园。

温榆河很长,温榆河公园很多,我在最新的新闻里得到了这份确认。据报道,温榆河公园二期2025年9月29日对公众开放,二期工程的完工标志着温榆河公园全面建成,如期实现了五年成型的目标。温榆河公园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,一跃成为北京最大的公园。开放后市民无需预约,即可前往免费游园。根据这条信息,我发现原来我们曾经去过的温榆河公园是新的在建工程嘞,怪不得在园区看见很多工人在边边角角默默无闻地干着活,还不是很想让公园早早地为我们享用。

温榆河公园全面建成还透露了什么信息呢?一对比就有新发现。我们常去的奥森公园是五环以内的最大公园,人在公园里步行上一整圈得走上十几里,一路上森林翠绿,有湖有水,视线特别好,而温榆河公园面积是奥森的3倍大,地跨朝阳、顺义、昌平三个区,是北京跨行政区域最大尺度的生态空间。公园位于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内,地处温榆河、清河、小清河三河交汇处,是城市副中心上游重要的生态走廊与防洪通道,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,朝阳区约17.7平方公里,顺义区约7.5平方公里,昌平区约4.8平方公里。公园一期12平方公里已于2022年开放,随着二期工程的顺利完工,公园整体规划的30平方公里已全面建成,将成为周边百万居民的乐园、首都千万市民的后花园。新公园还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与保护,公园内约9平方公里的区域采用留野、再野化、荒野化的管理方式。据介绍,公园内记录到的动植物已超过880种,5年内新增超过200种,生态系统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呈现稳中向好态势。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大豆、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方狭口蛙等在此落户安家,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鹀、大鸨、东方白鹳、中华秋沙鸭等均可以看见。生态功能如此齐全、保护和自然开发相融合的超大公园在寸土寸金的北京,估计也算是生态建设的巅峰之作吧!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人间小景

小巷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。总有一些巷口让人觉得熟悉,如同一扇时光之门,将人拉回过去的某个记忆点。或许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小巷,用以存放过往的恍惚记忆。

我对小巷的印象,一部分来自阅读。读《桃花源记》,里面写:“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。”“初极狭,才通人。”我很喜欢这样的句子,好像那个幽深神秘的小巷就在眼前,虽然空间小,但是前后都有微光。小巷的魅力就在于狭窄,那种一步步走向另一端的感受,如同一场似有若无的绮梦。戴望舒笔下那个悠长又寂寥的雨巷,总是印证着生命的瞬间。我们都曾在迷惘的时刻,遇见那个丁香一般的姑娘。或许人并不是活在每时每刻,而是活在一些瞬间。正是这些带着生命印记的瞬间,串联起一段段不愿割舍的回忆。

小时候,外婆家的后墙处,有一条属于我的小巷。以前农村的自建房,留出小巷是为了和其他人家间隔开,方便通行。我的小巷最初也是这样留出来的,后来因为村里修了水泥路,很少有人从这里穿行。这是一条寂静的小巷,背对着阳光略有潮湿。放学之后,我偶尔会一个人站在巷口,感受风的走向。风在小巷的身体里穿行而来,缓缓地扑到我的胸前,然后散向四方。风在我的小巷

有风吹过小巷

高星雨

里,总是格外温柔缓慢,给予我思考的空隙。我几乎可以模拟风的走向,追随着风的脚步感受四季的交替变换。

我踩着枯萎的叶子走进小巷,角落里的青苔伸出娇嫩的触角,热情地招呼我。邻居家院子里高大的桑树也将枝丫伸到小巷里,偶有阳光照进来的时候,在小巷里洒下一片浓荫。桑树毫不吝啬地将落叶铺在小巷里,成为一张天然的地毯。这张地毯铺在青苔上,铺在开出小花的野草上,让这些微小的生命免受冷风。在我的小巷里,每一株植物都有名字,四季的轮回变得很慢,而我脑海里的想象从未停止。我静静地待在这里,和大自然的角落对话,和自己对话。那些熟悉的瞬间,有些是我经历过的,有些是我想象过的。在一些朦胧的时刻,想象填补了我的记忆,孰真孰假早已经不是我关心的问题。那些美好的瞬间,是我从温润童年里淘洗出的宝石,我小心地珍藏,轻轻地为它们擦去浮尘。

今年秋天,我去了苏州的西山小岛。西山在太湖上,与苏州市区有一定的距离,因而有不同的气韵。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西山,第一次来时是盛夏,走过小巷只记得两旁的枣树硕果满枝,蝉鸣在耳边回响。再次到这里,我行至巷口,湖上的风扑面而来,带着淡淡的腥气,更多的是来自山林的清甜

气息。岛上的枇杷和杨梅已经过季,春天的碧螺春也早已售卖一空,只留下几户人家门前未开尽的秋花。风将这一切告知,然后游刃有余地在小巷里来来去去。“解落三秋叶,能开二月花。”风的力量名不虚传,尤其是徘徊在小岛上,驻留在小巷中的秋风,那些从围墙后面探出脑袋的柿子树、石榴树、枇杷树,都在风的催促下落下大大小小的黄叶。叶子落在小巷里,像丝绸上不规则的刺绣,那些姿态和颜色的变化万千,只有最出色的苏州绣娘才能绣出。

我沿着小巷向前走,走过缓坡,走过岔路,我始终在问:小巷的尽头是什么?我走过江南水乡的人家门前,家家门口都种花,有将尽的月季,也有开得正盛的秋菊。长春花的五瓣在风中微微浮动,像闪烁的星。我在小巷里打转,最终回到了巷口。原来,在这个临水而居的地方,小巷的尽头还是小巷,无论你要去往哪里,一定会经过小巷。那些在小巷里错身的人们,都在以另一种方式重逢。至于你将去往哪里,巷口的风会告诉你。

生命行至此处,总会走过几条小巷。那些幽寂的小巷,构成了独特的生命版图。过客与归人都在这里,我们兼容了不同的身份,也看见了不同的风景。



铁花飞
汤青摄

◇人间小景

诀别小人书

石毅

人书。买主是三年级的吴大勇,他爸爸是村会计,一个酒鬼。

能卖的香烟纸寥寥数张,小人书却经常更新。怎么办呢?苦思冥想中,我忽然想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——父亲的口袋。

母亲的上衣是那种对襟布纽扣,没有口袋。父亲的外套是中山装款,有四个口袋。我想父亲的口袋里一定装着我渴望的东西。

有一天,趁家里没人,我像做贼一样,迅速钻进父亲的西厢房卧室。他的中山服安静地卧在床上,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不止。当我把有点颤抖的手满怀期待地伸进他的上衣口袋,令人惊讶的是,除了发现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外,每个口袋里居然都装着或多或少粮食——圆溜溜的黄豆、金灿灿的玉米、鲜艳的小红豆、雪白的红薯干、连在一起的稻穗、绿豆,甚至还有几粒芝麻,粮食里面夹杂着细碎的泥土。

口袋里可以装钱、装馍馍、装香烟、装盖房子别人给的糖果。父亲的口袋却像个微型粮仓。这些粮食又不能生吃,装在身上真累赘。那时,年幼的我还不理解生活的艰辛与父亲的责任担当。只觉得他的行为荒唐可笑。

父亲囊中羞涩,我不敢多取。一旦被 he 察觉,挨打是小事,我还会被戴上不光彩的帽子,成为家中的罪人,抬不起头。就这样,我小心翼翼,每次只取一点,偷偷摸摸的恶习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。

读初中,按理我本该收心,但小人书的魔力依然让我痴心不改。我时常提着装满小人书的鱼篓子到处炫耀:我将来想成为一个摆小人书地摊的人。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这话不知不觉传到父亲那里。或许是玩物丧志,刚入初一那

◇信笔扬尘

初秋,我有幸邂逅了静卧于乡村一隅的悦荷居。微寒的气息弥漫,乡村的田野仿若一位远离尘世喧嚣的隐者,那质朴明净且高远的天空,恰似禅意悠悠的湛蓝画卷,如缥缈空灵的音乐,悄然奏响大自然坦诚的乐章,让人不禁沉浸其中,探悟其深邃的韵味。

久居城市,我早已渴望能尽享这般具有季节性的美妙境界。有风自水流的远方徐徐而来,宛如款款深情的少女轻轻开启了季节的诗语之门。秋风中的荷叶,犹如静美的紫色睡衣,若能静心体悟,那越过荷叶的微风,便如静美的幽兰般轻柔。回眸之间,淡淡的幽香悄然袭来,勾起内心略带脆弱感

的感伤。那微微起伏的波澜,恰似大自然精妙绝伦的语言,在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此时,夕阳恰好映照在初秋的荷叶之上。静静凝视阳光下的荷叶,它拥有天籁般的宁静,似一句退隐尘世的宋词,向着湛蓝的天空,绵绵不绝地倾诉着人世间的烟火浪漫。这般场景,仿若置身人间烟火之外,又似隐入尘烟的时光之中,如梦如幻,令人陶醉。

倘若此时有几点随风摇曳的秋雨飘落,那该多好,我想,经过季节感伤洗礼的秋雨,会以它独特的方式洗去荷叶之上细小的浮躁,那些流经荷叶的雨滴,也会轻轻坠入泥土,经过星月菩提的湿,一场空寂的雾色会缓缓安静下来。此刻,般若的幻想与现实交织,无边的远方融入那片寂寥的禅意之中,所有的相遇都仿佛回归原点,回归于对大自然的阅读与理解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,于烟雨弥漫间启程,归于另一种明净深邃之境。这时在悦荷居,认真地阅读寂静的荷,放下浮生若梦的虚幻,让醒来的心灵寻得一种归属,一种与自然相融的宁静归属。

阅读悦荷居的荷,便是阅读她九月的纯洁、无邪与清正。初秋的荷语融入了初夏的惊云,古代诗文中的盛夏常将荷花作为文字书画的绝美背景,夏季无疑是荷花的主场。我不禁遐想,若夏天来悦荷居赏荷,定是最为赏心悦目的事情。瞬间,心中涌起懵懂的愉悦感,对明年的夏天充满了迫切的期待。荷花,又名莲花、藕花、芙蕖、水华、天仙花、六月花神、溪客等,这些优美如水的名字,仿佛诉说着它的千般风情。初夏的荷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初始逸景,又有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热烈奔放。夏季的荷叶长得墨绿而厚重,在炎热的夏日里,它们撑起翠绿的小伞,为荷花遮挡炙热的阳光,宛如守护仙子的忠诚卫士。

悦荷居因有荷而闻名遐迩,荷也因这片田野的幽静而声名远扬。九月,悦荷居的荷田被茂盛的荷叶遮蔽得严严实实,荷叶大大圆圆的,它们静静地簇拥在一起。看着那柔和饱满的绿色,不仅静美如幻,且令人心驰神往。站在荷田的栈桥上,放眼望去,荷叶似一群顽皮的乡村儿童,你骑着车,我挤着你,谁也不甘示弱,生怕错过秋天的阳光,错过游人的欣赏目光。它们可爱地依偎在一起,在秋风轻轻缓缓地轻抚下,慢悠悠地跳着轻快的舞曲,向远道而来的客人轻轻问好,仿佛诉说着秋天的故事。是啊,文 明说得

得好,“九月江南花事休,芙蓉宛转在中洲。”想必当年的江南大才子,闲暇之余,也有过秋天赏荷的美妙经历。

秋天赏荷主要赏荷叶,那些透出荷叶、看似花洒的一棵棵莲蓬,不仅静美,而且极易触发游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涟漪。莲蓬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清香,里面的莲子更是一颗颗珍贵的宝贝。自古以来,莲蓬也是文人墨客笔墨纸砚上的常客。“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”遥想当年,辛弃疾看着顽皮淘气的

小儿子,趴在溪头草丛,剥着刚刚采下的莲蓬,那豪放不羁的他,一时心底柔情尽现,这般场景,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情与美好。

在悦荷居,夜深时打开窗户,有一种乡愁荡漾在荷叶上,淡淡的月光在荷叶上起伏跌宕,宛如灵动的舞者,演绎着夜的静谧。细微的虫鸣融入田野的幽静,不远处一两声蛙鸣倔强地想打破这无边无际的宁静,却为这夜晚增添了几分生机与趣味。想起云居寺的诗句“人生烟雨中,烟雨中人生”,在这无眠的夜,我突然领悟了其中的奥义。

